

文心雕龍

〔南朝梁〕劉勰著

〔清〕黃叔琳注

〔清〕紀昀評

李詳補注

劉咸忻闡說

戚良德輯校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文心雕龍

〔南朝梁〕劉勰著

〔清〕黃叔琳注

〔清〕紀昀評

李詳補注

劉咸炘闡說

戚良德輯校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心雕龙 / (南朝梁)刘勰著; (清)黄叔琳注;
(清)纪昀评; 李详补注; 刘咸炘阐说; 戚良德辑校.
—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5. 11
(国学典藏)
ISBN 978-7-5325-7849-8

I. ①文… II. ①刘… ②黄… ③纪… ④李… ⑤刘…
⑥戚… III. ①文学理论—中国—南朝时代 IV.
①I20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48355 号

国学典藏

文心雕龙

[南朝梁]刘勰著 [清]黄叔琳注 纪昀评

李详补注 刘咸炘阐说 戚良德辑校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o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

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11.25 插页 5 字数 272,000

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4,100

ISBN 978-7-5325-7849-8

I · 2983 定价: 32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前言

戚良德

南朝梁刘勰著《文心雕龙》五十篇(章),分为上、下篇(卷),近四万言^[1],为中国文论的元典之作。然自问世而至清代,《文心雕龙》的注释本却颇为稀少,直到清代黄叔琳《文心雕龙辑注》出现,刘勰之书方得一较为完备的校注本,由是黄注本流行百余年。本书集清代黄叔琳对《文心雕龙》的辑注以及纪昀的评语、近代李详对黄注的补正以及著名国学大师刘咸炘对《文心雕龙》的阐说于一炉,并以新校《文心雕龙》原文为底本,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一个《文心雕龙》的独特文本。

—

《文心雕龙》最早的注本,当为《宋史·艺文志》所载“辛处信注《文心雕龙》十卷”^[2],然其书不传。明代有梅庆生《文心雕龙音注》、王惟俭《文心雕龙训故》等,然前者“粗具梗概,多所未备”^[3],或被认为“取小遗大,琐琐不备”^[4],后者亦不过“稍稍加详”^[5]。清代黄叔琳《文心雕龙辑注》

[1] 按《文心雕龙》分为上、下篇(卷),乃刘勰自己在《序志》中的说明,惜乎后人未能遵从刘勰自己的安排,忽略上、下篇之别,而强分为十卷。《文心雕龙》的字数,按照笔者的校勘,应该是三万七千九百余字,这是没有标点的字数,也不包括《隐秀》的补文。

[2] [元]脱脱等:《宋史·艺文志》,《宋史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77年,第5408页。

[3] [清]纪昀:《文心雕龙辑注》提要, [清]永瑢等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65年,第1779页。

[4] 李详:《文心雕龙黄注补正》序,《国粹学报》第五十七期,1909年9月。

[5] [清]纪昀等:《四库全书·诗文评类·文心雕龙辑注·提要》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虽仍以梅氏“音注”和王氏“训故”为基础,但其规模却大了很多,可以说相对已较为完备。正如《四库全书》在其书卷首“提要”所云:“然其疏通证明大致纯备,较之梅王二注则宏赡多矣。”^[1]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也说:“《文心雕龙辑注》十卷,国朝黄叔琳撰。因明梅庆生注本,重为补缀,虽未能一一精审,视梅本则十得六七矣。”^[2]所谓“视梅本则十得六七矣”,是说就《文心雕龙》的注释而言,较之梅本已详备得多,当注而已注者,乃有十之六七了。正因如此,范文澜先生《文心雕龙注》出现以前,黄注本便成《文心雕龙》的通行注本而曾风靡一时。如:

[梁]刘勰撰、[清]黄叔琳注:《文心雕龙》,上海:新华书局,1929年。

[梁]刘勰撰、[清]黄叔琳注:《文心雕龙》,上海:大中书局,1932年。

[梁]刘勰撰、[清]黄叔琳注:《文心雕龙》,上海:新文化书社,1933年。

新式标点《文心雕龙》(按亦为黄注),大连:大连图书供应社,1934、1935年。

[梁]刘勰撰、[清]黄叔琳注:《文心雕龙》(万有文库),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35年。

[梁]刘勰撰、[清]黄叔琳注:《文心雕龙》(国学基本丛书),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35年。

也正是以黄注本为基础,近代著名学者李详写出了《文心雕龙黄注补正》(发表于1909年和1911年的《国粹学报》),后整理为《文心雕龙补注》(附于龙溪精舍本《文心雕龙》之后),近代意义上的《文心雕龙》研究就此展开。吾师牟世金先生有言:“从黄侃开始,《文心雕龙》研究就是一门独立

[1] [清]纪昀等:《四库全书·诗文评类·文心雕龙辑注·提要》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[2] [清]永瑢等: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5年,第871页。

的学科：龙学。”^[1]而黄侃的《文心雕龙札记》也正是以黄叔琳的注和李详的补注为基础进行的。其云：“《文心》旧有黄注，其书大抵成于宾客之手，故纰缪弘多，所引书往往为今世所无，展转取载而不著其出处，此是大病。今于黄注遗脱处偶加补苴，亦不能一一征举也。”^[2]虽谓其“大抵成于宾客之手”而“纰缪弘多”，但其为《札记》毕竟又是“于黄注遗脱处偶加补苴”，则黄注的基础性作用便毋庸置疑了。又说：“今人李详审言，有《黄注补正》，时有善言，间或疏漏，兹亦采取而别白之。”^[3]可见黄注、李补乃是黄侃《札记》的重要参考。

20世纪的《文心雕龙》研究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，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对《文心雕龙》原文的校勘、注释和翻译，据笔者粗略统计，这方面的著作达上百种，可以说极大地提高了《文心雕龙》原文及其理解的准确性。但近百年龙学的文本校注释译工作，也仍然是以黄注、李补等为基础的。祖保泉先生曾指出：“清朝人对《文心雕龙》研究很重视，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，如《文心雕龙》黄叔琳的辑注和纪昀的评语，就是重要成果之一。《文心雕龙》黄注纪评合刊本，成了现代人研究《文心雕龙》的起点，例如在校注方面，范文澜、杨明照、周振甫诸先生的《文心雕龙》校注，都以黄注本为底本；在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方面，今人撰述，时或提及‘纪评’。”^[4]这确乎是符合事实的。

二

就《文心雕龙》的旧注本而言，黄注本可谓集大成者，这是不争的事实，

[1] 牟世金：《“龙学”七十年概观》，《社会科学战线》1987年第3期。

[2] 黄侃：《文心雕龙札记·题辞及略例》，《文心雕龙札记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2年，第1—2页。

[3] 同上，第2页。

[4] 祖保泉：《〈文心雕龙〉纪评琐议》，《文心雕龙学刊》第二辑，济南：齐鲁书社，1984年，第255页。

但学界对黄注本的评价却一向不高。纪昀曾指出：“此书校本实出先生，其注及评则先生客某甲所为。先生时为山东布政使，案牍纷繁，未暇遍阅，遂以付之姚平山，晚年悔之，已不可及矣。长山聂松岩云：此注不出先生手，旧人皆知之，然或以为出卢绍弓，则未确。绍弓馆先生家，在乾隆庚午、辛未间，戊午岁方游京师，未至山东也。”^[1]清代学者吴兰修在《文心雕龙辑注》跋语中亦云：“此为黄侍郎手校而门下客补注。时侍郎官山东布政使，不暇推勘而遽刻之，寻自悔也。今按文达举正凡二十余事，其称引参错者不与焉，固知通儒不出此矣。”^[2]范文澜先生亦指出：

论文之书，莫善于刘勰《文心雕龙》。旧有黄叔琳校注本，治学之士，相沿诵习，迄今流传百有余年，可谓盛矣。惟黄书初行，即多讹难，纪晓岚云：“此书校本，实出先生；其注及评，则先生客某甲所为。先生时为山东布政使，案牍纷繁，未暇遍阅，遂以付之姚平山；晚年悔之，已不可及矣。”今观注本，纰缪弘多，所引书往往为今世所无，展转取载，而不著其出处，显系浅人之为。纪氏云云，洵非妄语。^[3]

应该说，上述对黄注的诸多指摘，自然是不无道理的，黄注确有一些粗疏乃至错讹之处，这也是不必讳言的，但其毕竟是《文心雕龙》问世千余年来第一个最详尽的注本，其影响深远而为《文心雕龙》研究者所倚重，亦并非偶然。为之作“补注”的李详便云：“《文心雕龙》，有明一代，校者十数家，朱郁仪、梅子庚、王损仲，其尤也。梅氏本有注，取小遗大，琐琐不备。北平黄崑圃侍郎注本出，始有端绪。复经献县纪文达公点定，纠正甚夥。……顾文达只举其凡，黄氏所待勘者，尚不可悉举。”^[4]从《文心雕龙》校注的历史而言，黄注本出而“始有端绪”，这一评价正说明其重要的历史功绩。

[1] [梁]刘勰撰、[清]黄叔琳注、[清]纪昀评：《文心雕龙辑注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7年，第3页。

[2] 同上，第441页。

[3] 范文澜：《文心雕龙讲疏》自序，《范文澜全集》第三卷，石家庄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5页。

[4] 李详：《文心雕龙黄注补正》序，《国粹学报》第五十七期，1909年9月。

当然,黄注的特点是释事训典,即对《文心雕龙》所涉及的人物、典实进行注释,而对概念、范畴基本不做解释。所以对“论文叙笔”部分的注释内容较多,而对“剖情析采”部分的注释则较为简略,如《体性》篇的注释只有4条,《定势》篇的注释只有5条,《铨裁》篇的注释只有6条,《风骨》的注释也只有9条。所谓“十得六七”,那尚未得之的十之三四,当是对《文心雕龙》理论范畴和概念的训释。以今天的观点看,如果说黄注有什么缺点,这应当是最大的问题所在;但从上述诸家对黄注的批评看,似乎指的并非这方面的问题。实际上,无论纪评还是李补,尤其是李详所谓补正,其着重点与黄注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,或许这是前人观念及需求与今天的不同了。

与黄注多遭“讪难”不同,对纪昀的评语,吴兰修在《文心雕龙辑注》跋语中给予很高的评价。其云:“昔黄鲁直谓论文则《文心雕龙》,论史则《史通》,学者不可不读。余谓文达之论二书,尤不可不读。或曰:文达辨体例甚严,删改故籍、批点文字,皆明人之陋习,文达固常诃之,是书得无自戾与?余曰:此正文达之所以辨体例也。学者苟得其意,则是书之自戾,可无议也。虽然,必有文达之识,而后可以无议也夫!”^[1]显然,吴氏对纪评的推崇,颇有以其为是非之准绳的味道。

但饶有趣味的是,近人张尔田却对纪评不以为然。其谓《文心雕龙辑注》云:“自古统论学术者,史则有《史通》,诗则有《诗品》,文则有此书;惟经、子二部无专书。余近纂《史微内外》篇,阐发六艺百家之流别。既卒业,复取八代文章家言掇治之,因浏览是编,证以《昭明文选》,颇多奥寤。而所藏本乃纪文达评定者,凭虚臆断,武断专辄,不一而足。继而又得此册,虽非北平原槧,尚无纰缪;以视纪评,判若霄壤矣。”^[2]吴氏对纪评近乎顶礼膜拜,张氏则谓其“凭虚臆断,武断专辄”,一褒一贬,也真是“判若霄壤”了。值得注意的是,张氏虽然没有直接对黄注置评,但所谓“以视纪评,判若霄壤矣”,其对

[1] [梁]刘勰撰、[清]黄叔琳注、[清]纪昀评:《文心雕龙辑注》,第442页。

[2] 杨明照:《文心雕龙校注拾遗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2年,第740—741页。

黄注的欣赏是显然可见的。

其实,纪评确有自己的特点,相对于黄注、李补的注重释事,纪评时涉《文心雕龙》理论内涵的发掘,这正是其价值和意义所在。正如祖保泉先生曾指出:“纪氏对《文心雕龙》既赏其辞章,又评其义理,因而‘纪评’所涉较广,可以说理论、批评和鉴赏,兼而有之。”因此,“就‘纪评’整体看,缺点固然不少,但仍有可取之处,它仍不失为《文心雕龙》研究史上的一块里程碑。”^[1]

三

黄注一方面是值得重视的龙学奠基之作,另一方面又受到众多大家的“讥难”,也许正是这种尴尬之境,使得黄注在今天流传不广,与黄侃《文心雕龙札记》在时下的众多版本相比,黄叔琳之书可以说较为落寞。笔者也以为,单独印行的黄注本已不适合阅读和使用,一是《文心雕龙》文本问题,二是黄注中的一些内容确乎存在问题,有些文字为纪昀所批评,自是事出有因的。如《宗经》篇注后,黄有一段文字谈到该篇的校勘:

是篇梅本“《书》实记言”以下,有“而训诂茫昧,通乎《尔雅》,则文意晓然”云云,无“然览文”以下十字。“章条纤曲”下有“执而后显,采掇生辞,莫非宝也。春秋辨理”云云(注:四句十六字原脱,朱从《御览》补),无“观辞立晓”以下十二字。“谅以邃矣”下,有“《尚书》则览文如谗,而寻理即畅;《春秋》则观辞立晓,而访义方隐”云云。按《尔雅》本以释诗,无关《书》之训诂;且五经分论,不应独举《书》与《春秋》,赘以“览文”云云。郁仪所补四句,辞亦不类,宜从王惟俭本。^[2]

但纪昀随后指出:“癸巳三月,与武进刘青垣编修在四库全书处,以《永

[1] 祖保泉:《〈文心雕龙〉纪评琐议》,《文心雕龙学刊》第二辑,第261、270页。

[2] [梁]刘勰撰、[清]黄叔琳注、[清]纪昀评:《文心雕龙辑注》,第41—42页。

乐大典》所载旧本校勘，正与梅本相同，知王本为明人臆改。”^[1]这一正再正说明黄本确乎存在问题。不过，仔细追究下去，纪昀只是接着黄校的话往下说，并未真的与梅本比对一下，所谓“正与梅本相同”云云，他其实被黄校误导了，所以他又在眉批中讥黄“此注云从王本，而所从仍是梅本”^[2]。《四库总目提要》中再申此论，其云：“惟《宗经》篇末附注，极论梅本之外误，谓宜从王维俭本。而篇中所载，乃仍用梅本，非用王本，殊自相矛盾。”^[3]实际上，黄氏只是说“郁仪所补四句……宜从王惟俭本”，而整体而言，本篇原文既未从王本，也没有从梅本，而是从元至正本。

笔者翻检梅本发现，黄校这段话，如果是对梅本的描述，则大多数情况恰恰相反，梅本无的，被说成了有，有的则被说成了无；当然，这也可以视为是对梅本的勘正，认为其应当如此，但问题是其中又有一些话，确实是对梅本的描述。所以总体而言，这段话殊为不伦，或本非连贯之语，而只是校勘过程中的随手标记而已。笔者把梅本与元至正本进行比较，试做正确的描述如下：

梅本“《书》实记言”以下，无“而训诂茫昧，通乎《尔雅》，则文意晓然”三句，有“然览文如谗，而寻理即畅”十字，“章条纤曲”下有“执而后显，采掇王言，莫非宝也。春秋辨理”四句，并有校语“四句一十六字元脱，朱按《御览》补”，无“观辞立晓，而访义方隐”九字。“谅以邃矣”下，无“《尚书》则览文如谗，而寻理即畅；《春秋》则观辞立晓，而访义方隐”四句。

显然，如果纪昀看到这样的描述，就不会说“正与梅本相同”、“仍用梅本”之类的话了，可见黄注的那段话实在是误人不浅的。

因此，笔者以为，居今而言，黄注、纪评、李补必相辅而行，缺一不可。纪

[1] [梁]刘勰撰、[清]黄叔琳注、[清]纪昀评：《文心雕龙辑注》，第42页。

[2] 同上，第41页。

[3] [清]纪昀：《文心雕龙辑注》提要，[清]永瑢等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第1779页。

评不仅评《文心雕龙》，亦评黄氏之说，兼评黄氏之注；李补不仅补黄氏之注，亦正纪昀之评。虽纪评、李补规模不算大，但有时要言不烦，往往切中肯綮；有时则顺藤摸瓜，对所用事典详为爬梳，令人知其本末而豁然开朗。实际上，杨明照先生的《增订文心雕龙校注》（中华书局，2000年、2012年）便将黄注、李补收入，可谓独具慧眼，只是未收纪评。周振甫先生的注释本有纪评而未收李补，且纪评亦不收其对黄注的评论。近亦有将黄注本标点出版者，却既无纪评亦无李补，且点校亦存在不少问题。可见，一个将黄注、纪评、李补融为一炉的《文心雕龙》读本，乃是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。

当然，在黄注、纪评、李补之后，再加上近代国学大师刘咸炘要言不烦之“阐说”，这样一个《文心雕龙》的旧注本，应该说就更有特点了。据刘氏所引《文心雕龙》原文推断，其作“阐说”所据之版本，即为黄注、纪评本；其对纪昀评语，尤多商榷或评说。而且，刘氏亦显然读过李详对黄注、纪评的补正^[1]。因此，黄注、纪评、李补、刘说相辅而行，正是群英荟萃、珠联璧合。同时，以《文心雕龙》的新校原文替换黄注本的原文，则使得这样一个旧注本具有了更大的可读性和使用价值。实际上，就整理旧注本而言，完全可以使用黄注本的原文，这样更为方便和简单而少生是非，但黄注本的原文虽然在校勘方面有着较大的进步，却仍然存在很多问题，尤其是黄氏未能看到唐写本，因而其对《文心雕龙》前十四篇原文的校勘，必然不能与后人相比，这是历史的原因。因此，如果继续使用黄氏所校原文，对读者而言，便看不到近百年来《文心雕龙》原文校勘方面的成果，阅读使用也极为不便。诚然，毋庸讳言，限于辑校者的水平，新的文本自然也有新的问题，纪昀所谓“不免於妄改”甚至“以意雌黄者”^[2]，可能很难避免。但笔者思虑再三，还是觉得与黄氏原本相较，新的文本应当更接近刘勰的原文，从而方便读者的阅读和使

[1] 刘咸炘在《文式》中对李详之说便有称引，如：“《文章缘起》及《文心雕龙》皆曰相如作《荆轲赞》，盖六朝改题，汉世无赞之称也。李详则谓刘勰所见本是赞字。”（《推十书》（增补全本）戊辑，上海：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906页。）

[2] [清]纪昀：《文心雕龙》提要，[清]永瑢等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第1779页。

用；虽其仍难免错讹，但倘若略少于黄本之错，则已有所值矣。

四

如上所述，为便于读者阅读使用，本书《文心雕龙》原文采用笔者《文心雕龙校注通译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1年）之《文心雕龙》原文，并加以修订。惟《隐秀》篇之补文，笔者以为其为后人所补而非刘勰原作，但由于黄注、纪评均有所及，故亦一并收入，而用楷体排版，以示区别。

由于本书所用《文心雕龙》原文为新校文本，故原《文心雕龙辑注》在《文心雕龙》原文中所出的校勘文字一般不再保留，个别需要说明的地方，笔者以按语形式引述。黄注、纪评、李补的有些内容亦属于对《文心雕龙》文本的校勘，由于其往往涉及对原文的理解，故一般予以保留，以备参考。

由上之故，本书注释所列条目与黄注原本偶有不同。一是文字的差异，如《征圣》篇“文章昭晷以效离”句，“效离”，黄注原本作“象离”，本书注释条目则随原文作“效离”，而注释内容则不变。为避免产生歧义，笔者一般以按语形式作简单说明。二是条目的增减，如《征圣》篇“论文必征于圣，窥圣必宗于经”句，黄注本作“子政论文必征于圣，稚圭劝学必宗于经”，因此而有“子政”、“稚圭”两个注释条目，本书则删掉了这两个条目。再如《正纬》篇有“绿图频见”句，黄注本作“图箴频见”，因而有“图箴”的注释条目，由于“绿图”条目前已有注，故本书删掉了“图箴”的条目。又如《铭箴》篇“灵公有夺里之谥”，黄注本作“灵公有蒿里之谥”，故有“蒿里”的注释条目，本书则删掉了这个条目。这种情况极少，基本就是这里所说的几处。

关于评语。本书虽署纪评，实则黄叔琳亦有部分评语，为示区别，故评语部分分别注明“黄评”、“纪评”。纪昀对黄注亦有一些评语，实际上带有补正的意义，足资参考，故本书亦于文后评语中一并列出。惟纪昀对黄注之评，仅见于《原道》至《乐府》的七篇和《声律》一篇，其余篇中未有对黄注之评。

祖保泉先生曾指出：“这正好说明，纪氏写评语时，并没有集中精力从事这项工作，只是随意阅之，漫笔评之而已。”^[1]应该说，这是很可惜的。

关于补注。发表于《国粹学报》的李详《文心雕龙黄注补正》，一般以“补正曰”或“补曰”、“正曰”的形式出之；而附于龙溪精舍本《文心雕龙》之后的《文心雕龙补注》，则一般以“详案”或“案”的方式出之。前者的大部分都包括在后者之中，但有少数内容，后者未收。需要说明的是，杨明照先生的《增订文心雕龙校注》全文收录了李详的《文心雕龙补注》，并对其中的错误之处进行了校正，如《明诗》“张衡怨篇”二句，《补注》谓张衡《怨》诗出自《御览》（八百三十九），实则不确，杨先生校为《御览》（九百八十三）^[2]，是正确的。查《补正》则为《御览》（八百九十三），自然也是不对的。但杨先生所收李氏“补注”，亦偶有问题，如《明诗》“回文所兴”二句“补注”，最后有“案道庆之前回文作者已众，不得定‘原’字为‘庆’字之误”二句^[3]，查李氏《补注》和《补正》，均无此二句，则此二句或为杨先生自己的断语，而孱入“李详补注”之中。本书以《补注》为准，同时吸收其未收的《补正》中的内容，将二者统作为李氏“补注”，其间保留“案”语或“补正”的方式，可约略分辨何者出于《补注》，何者出于《补正》。

关于闡说。刘咸炘《文心雕龙闡说》原为未刊稿，尘封近百年而不为世人所知。2009年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所出《推十书》（增补全本），将其收入其中，但也一直未能引起龙学研究者的注意。刘氏对《文心雕龙》每一篇均有长短不一的闡说（惟《奏启》一篇合于《章表》之中，未单独列出），本书即将其分别列入每篇之后；后其又作“续记”二十余则，并有对《文心雕龙》下篇二十五篇总说一则，本书亦分列各篇之后，在前“闡说”下空一行排列，下篇总说一则则列于《神思》之后。

[1] 祖保泉：《〈文心雕龙〉纪评琐议》，《文心雕龙学刊》第二辑，第260页。

[2] [清]黄叔琳注、李详补注、杨明照校注拾遗：《增订文心雕龙校注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0年，第70页。

[3] 同上，第70页。

五

按照刘勰在《序志》的说明,《文心雕龙》分上、下两篇(相当于上、下卷),上篇为从《原道》至《书记》的二十五篇(章),下篇为从《神思》至《序志》的二十五篇(章)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则云:“《文心雕龙》十卷,梁兼东宫通事舍人刘勰撰。”^[1]此后,《文心雕龙》便一直被分为十卷,每五篇为一卷。显然,从《文心雕龙》的内容看,刘勰自己的分法是有意义的;而分为十卷的做法,则基本是没有意义的。因此,本书选择恢复刘勰自己的分法,将全书分为上、下篇。首列篇(章)目及原文,次列黄注、纪评、李补和刘说。黄叔琳注用序号[1][2][3]……,以【注】列于每篇原文之后;纪昀及黄叔琳评语用序号[-][二][三]……,以【评】列于黄注之后;李详补注用序号①②③……,以【补注】列于纪评之后;刘咸炘《文心雕龙闡说》之语,以【闡说】列于李补之后。

本书在《文心雕龙》正文之前,分别冠以清代黄叔琳的《文心雕龙辑注》序、李详的《文心雕龙黄注补正》序(附《文心雕龙补注》序)以及《四库总目提要》中关于《文心雕龙》和《文心雕龙辑注》的两篇提要,从内容看,这两篇提要的作者显系纪昀,故直接标为纪昀之作(其中几处《文心雕龙》引文有误,亦一并更正)。这几篇著名的序言和提要对把握《文心雕龙》具有重要的帮助,故笔者在这里也就略去对《文心雕龙》的一般介绍了。序言、提要之后,则是《梁书·刘勰传》(其中所引《文心雕龙·序志》予以省略),以便读者了解刘勰家世和生平。全书最后有“附录”二种,一是笔者所辑刘咸炘在《文心雕龙闡说》之外有关《文心雕龙》的论述,二是笔者介绍刘咸炘《文心雕龙闡说》的一篇文章,供读者参考。

需要说明的是,收入刘咸炘《推十书》(增补全本)的《文心雕龙闡说》及其他有关《文心雕龙》的论述,多根据其未刊稿(手稿)整理而成,其中

[1][唐]魏徵等:《隋书·经籍志》,《隋书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2年,第1082页。

难免出现一些辨认错误,如《文心雕龙闡说·谐设》谓“意宋子政之叙《七略》”^[1]，“宋子政”当为“刘子政”；再如《文式》谓“刘勰论传注以要得明畅为主”^[2]，“要得”当为“要约”；又如《简摩集》谓“刘曰：陈思三表……应物掣功”^[3]，“三表”当为“之表”，“掣功”当为“掣巧”，等等，此类原稿辨认之错，所在多有，本书一般径直改正，不作校记。至于本书“附录”所辑刘咸炘论《文心雕龙》之语，其中所引《文心雕龙》亦多有异文，或以版本不同，或为摘引化用，此类异文则保持原样，亦不作校记。同时，对刘咸炘原文的断句和标点，本书亦与《推十书》（增补全本）略有不同。

最后还要说明的是，本书之作，源于上海古籍出版社田松青先生的提议，笔者按照田先生所定方向，经多方论证，最后决定辑入这样几种龙学的旧注和评说；倘能为读者提供一个独特而有意义的《文心雕龙》读本和研究资料，首先应归功于田先生。但这一读本的安排和建构是否合理，则应由笔者承担完全责任。至于具体内容的点校和整理，尽管笔者以极为认真的态度进行工作，以尽可能地减少错误，但限于水平和时间，其中必有未当乃至错讹之处，尚祈读者诸君不吝赐教。

今年是乙未羊年，《文心雕龙》现存最早的刻本诞生于元至正十五年（1355），亦正是乙未羊年。谨以这本汇聚清末至近代数位国学大师注释成果的《文心雕龙》，纪念元至正本问世660年。

2015年6月初稿于泉城济南

7月修改于鸢都白浪河畔

8月再改于春城翠湖之滨

[1] 刘咸炘：《文心雕龙闡说》，《推十书》（增补全本）戊辑，第958页。

[2] 刘咸炘：《文式》，《推十书》（增补全本）戊辑，第708页。

[3] 刘咸炘：《简摩集》，《推十书》（增补全本）戊辑，第1793页。

《文心雕龙辑注》序

[清]黄叔琳

刘舍人《文心雕龙》一书，盖艺苑之秘宝也。观其苞罗群籍，多所折衷，于凡文章利病，抉摘靡遗。缀文之士，苟欲希风前秀，未有可舍此而别求津逮者。若其使事遣言，纷纶葳蕤，罕能切究。明代梅子庚氏为之疏通证明，什仅四三耳，略而弗详，则创始之难也^{〔一〕}。又句字相沿既久，“别风淮雨”，往往有之，虽子庚自谓校正之功五倍于杨用修氏，然中间脱讹，故自不乏，似犹未得为完善之本。

余生平雅好是书，偶以暇日，承子庚之绵蕞，旁稽博考，益以友朋见闻，兼用众本比对，正其句字。人事牵率，更历暑寒，乃得就绪。覆阅之下，差觉详尽矣。适云间姚子平山来藩署，因共商付梓。方今文治盛隆，度越先古，海内操奇觚弄柔翰者，咸有腾声飞实之思。窃以为刘氏之绪言余论，乃斯文之体要存焉，不可一日废也。夫文之用在心，诚能得刘氏之用心，因得为文之用心。于以发圣典之菁英，为熙朝之黼黻，则是书方将为鱼兔之筌蹄，而又况于琐琐笺释乎哉！

时乾隆三年，岁次戊午，秋九月，北平黄叔琳书^{〔二〕}。

〔一〕【纪评】《宋史·艺文志》有辛氏《文心雕龙注》书，虽不传，亦宜引为缘起，不得以子庚为创始也。

〔二〕【纪评】此书校本实出先生，其注及评则先生客某甲所为。先生时为山东布政使，案牍纷繁，未暇遍阅，遂以付之姚平山，晚年悔之，已不可及矣。长山聂松岩云：此注不出先生手，旧人皆知之，然或以为出卢绍弓，则未确。绍弓馆先生家，在乾隆庚午、辛未间，戊午岁方游京师，未至山东也。

《文心雕龙》提要

[清]纪昀

《文心雕龙》十卷(内府藏本),梁刘勰撰。勰字彦和,东莞莒人。天监中,兼东宫通事舍人,迁步兵校尉,兼舍人如故。后出家为沙门,改名慧地。事迹具《南史》本传。

其书《原道》以下二十五篇,论文章体制,《神思》以下二十四篇,论文章工拙,合《序志》一篇为五十篇。据《序志》篇,称“上篇以上”、“下篇以下”,本止二卷。然《隋志》已作十卷,盖后人所分。又据《时序》篇中所言,此书实成于齐代。此本署梁通事舍人刘勰撰,亦后人追题也。

是书自至正乙未刻于嘉禾,至明弘治、嘉靖、万历间凡经五刻。其《隐秀》一篇,皆有阙文。明末常熟钱允治,称得阮华山宋槧本,钞补四百余字。然其书晚出,别无显证,其词亦颇不类。如“呕心吐胆”,似摭《李贺小传》语;“锻岁炼年”,似摭《六一诗话》论周朴语;称班姬为“匹妇”,亦似摭钟嵘《诗品》语:皆有可疑。况至正去宋未远,不应宋本已无一存,三百年后,乃为明人所得。又考《永乐大典》所载旧本,阙文亦同。其时宋本如林,更不应内府所藏无一完刻。阮氏所称,殆亦影撰,何焯等误信之也。

至字句舛讹,自杨慎、朱谋瑋以下,递有校正,而亦不免於妄改。如《哀吊》篇“赋宪之谥”句,皆云“赋宪”当作“议德”,盖以“赋”形近“议”,“宪”形近“惠”。惠,古德字也。然考王应麟《玉海》曰:“周书谥法,惟三月既生魄,周公旦、太公望相嗣王发,既赋宪受胙于牧之野,将葬,乃制作谥。《文心雕龙》云‘赋宪之谥’,出于此。”然则二字不误,古人已言。以是例之,其以意雌黄者多矣。